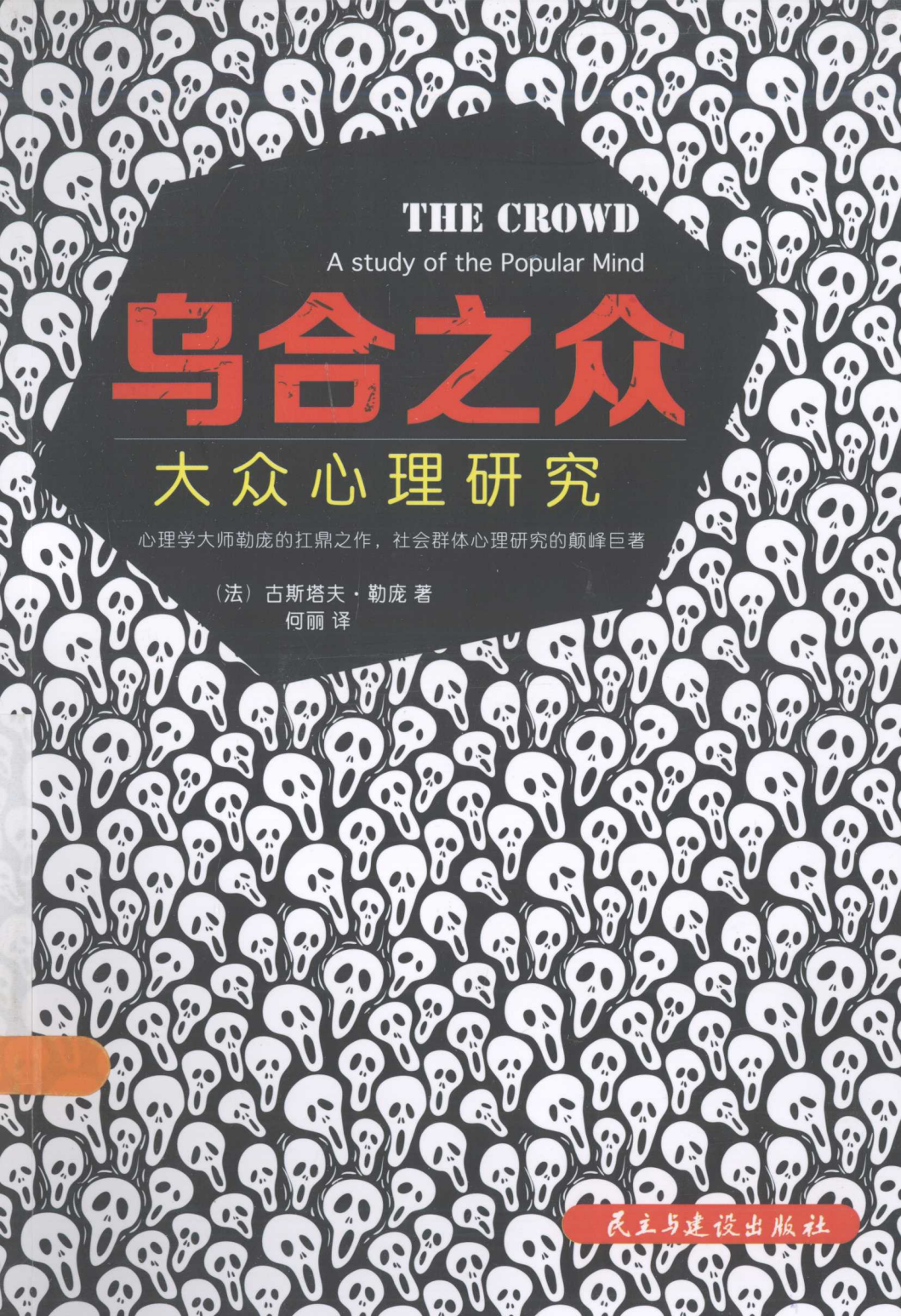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心理学大师勒庞的扛鼎之作，社会群体心理研究的颠峰巨著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何丽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014007911

C912.64
16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何丽 译



C912.64
16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航

C1694960

11250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合之众/ (法) 勒庞著; 何丽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39 - 0309 - 7

I. ①乌… II. ①勒… ②何… III. ①群众心理学 - 研究 IV. ①C91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5670 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3

责任编辑 张学雷

封面设计 张蕊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 85698040 85698062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7mm × 210mm

印 张 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9 - 0309 - 7

定 价 2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 言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将各种群体的特征加以概括说明。

我们都知道，种族中的个体生来就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或特性。然而，当这些个体中的一部分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成一个群体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群体还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心理特性，而且这些新特征与种族特征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当大的。

有组织的群体在人们的生活中向来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个角色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

面对群体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我致力于通过纯科学的方式去考察研究。也就是说，我的研究致力于方法学上的严谨，排除了外界各种观点、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确信，这是发现一些真理的唯一途径，尤其是当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难题时更如此。那些致力于描述某一种现象的人，

是不会考虑他们的描述是否会伤害到他人的。杰出的思想家高布利特·德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谈到：他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当代学派，而且他偶尔还会发现自己的观点和所有这些派别的观点相左。我希望，本书也堪当此论。因为一旦属于某个学派，它的观点就必然会受到其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书也就没有意义了。

但我还是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研究结论或许有些难以接受。例如，为什么我一方面认为群体精神存在极端的劣根性，一方面还是断定，尽管存在这种劣根性，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

原因就是，我们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向我们证实了：社会组织和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而我们的能力不可能让它们在一夜间发生重大的变革。大自然从不以我们流行的方式进行变革，而是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因而无论某种变革在理论上是多么的出色，这种变革对于一个民族而言都是有致命危险的。只有当这种变革能够使民族的气质或特征即刻产生变化时，它才是有用的。然而，具备这种力量的只有时间。我们人类会受到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的制约，这是我们生来的特性，无法避免。各种制度、法律只是我们外显的性格表现，是内部需要的表达。所以，制度和法律也和我们一样会受到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的制约。

研究社会现象与研究呈现出这种现象的民族是分不开的。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现象也许有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它们

只有相对价值。

所以说，在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有先后顺序，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思考。因为纯粹理性的教学与实践通常是相反的。这种思想可以扩展到任何领域，即便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举个例子，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是有一定的严格定义的几何形状。但是从视觉的角度来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比如，从透视的角度去看，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也可以变成方形，圆可以变成椭圆，也可以变成直线。但是，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要比考虑它们真正的形状重要的多，因为我们只能看到这些虚幻的形状，用相机或绘图去记录下的也是这些虚幻的形状。所以说，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本质，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世界上的物体都是只能复制或翻拍，而不可触碰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对其形成正确的观点了。换句话说，如果这种知识形态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的话，那这个知识还有什么意义？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时刻牢记，事物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如果就文明的进化而言，实践价值还更为重要。一旦科学家们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那么他最初在进行逻辑推论时，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让研究者有所保留。社会事实是如此的复杂，因此我们根本无法全盘掌握或预见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影

响及其带来的后果。而且，在可见的事实背后还隐藏着数不清的影响因素。可见的社会现象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工作的结果，而这一过程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分析能力。如果我们把能够感觉到的现象比喻为波浪，那么它只不过是海洋深处的一处湍流的表象而已。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它表现出的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劣根性，而在另一些行为中，它好像又被某种神秘力量所指引。古人称这种力量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将其称之为“灵魂的声音”。尽管我们通常忽略其本质，但其威力不可小觑。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指引着我们。例如，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性、更神奇呢？而且语言这个发展程度令人赞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是来自什么地方呢？最博学的研究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能做的也不过是指出那些语法规则，他们绝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则。即使是伟人的思想，难道我们就敢断言那完全是他们大脑的产物吗？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但也是在群体无意识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毫无疑问，群体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是这种无意识隐藏着秘密的力量。在自然界里，完全受本能支配而做出动作的生物，其完美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理性不过是人类最近才具有的属性，而且还尚未完美到能够揭示无意识的规律，所以理性有时很难站稳脚跟。无意识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理性的作用则少得可怜。无意识行为就像一种强大

的力量，仍然是未知的。

如果我们打算待在狭小而安全的空间之内，使用科学获取知识，而不在模糊的假设领域中乱转，那么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记录下这些我们接触到的现象，思考并对之做出定义。尽管从这些观察中得出的每个结论都不会是成熟的，但在这些现象背后，我们可以分析其他的现象，甚至是更深层的、未知的问题。

导论：群体的时代



提要：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群体的力量；民众是如何崛起的；群体只有以强大的破坏力，才能解体的文明；社会对群体心理学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更需要研究群体。

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

文明变革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等，这些事件一眼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革、外敌人侵或是王朝的倾覆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思考就会发现，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人民思想的改变。真正的历史动荡，不是那些宏大的、惨烈的、震惊我们的暴力事件。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改变，是促成了文明变革的唯一重要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的微妙变化所造成的外显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世代相传的思维框架。

当下正是人类思想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

促成这一转变的基本因素有两个：一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它们是人类文明存在的根基；二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明，它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思想生存条件。

旧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新的观念还在形成过程中，想要取而代之还有些困难。而我们正处在这个思想群龙元首的过渡状态。

群体的力量

我们很难确定，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构成未来的社会基础的又将会有些什么观念？对此，我们仍旧一无所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未来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子，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力量的存在，即群体的力量。它会最终存留下来，形成现代社会至高无上的力量。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概念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即将取而代之的唯一力量，不久后必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根轰然倒塌之时，群体的势力便会成为不断壮大的、无可匹敌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即将步入的时代，的确确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一个世纪以前，社会爆发冲突的首要因素是欧洲各国的统政策 and 君主间的对抗。通常看来，民众的意见一般没有什么

作用，甚至毫无影响。现在，得到政治承认的种种传统和统治者个人的作用不再重要了，群众的声音却占据了上峰。正是这个声音，向高高在上的君主们说出了群众心声，吸引了统治者们的视线。目前，改变各民族命运的地方不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而是群众的心中了。

民众是如何崛起的

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各个阶层的民众逐渐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慢慢成为了统治阶层。普选权的引进虽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收效甚微，因此它不是人们认为的那种特征鲜明的政治力量。群众的势力不断壮大，首先得益于某些观念的广泛传播，并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这些观念让个人集结为群体，逐渐促成理论观念的实现。通过结成一个群体，他们就会掌握一些同他们利益相关的观念，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即使这些利益有时并非正当的。群体为了获得利益，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其原有的经济规律，妄想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还跑到支配政府的议会面前，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但看到的却是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的议员，这些议员们几乎已经沦为委员会的传声筒了。

当下，群体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几乎要将现存的整个

社会彻底摧毁。群体的观点无非与原始的共产主义紧密相关，但这种思想只有在文明展现出曙光前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群体的要求就是：限制工作时间；将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生产资料与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消灭上层阶级……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它们目前的组织力量强大，其形成的规则也很快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即不容质疑的专横权利。所以，群体的神权马上就要取代君主的神权了。

那些与中产阶级情投意合的作家，就在讲述着那些略有偏颇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不断壮大的新势力而深感惶恐。为了反抗混乱群体，他们开始转向过去曾看不上眼的教会道德势力，并发出绝望的呼吁。他们大谈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地转向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性真理的重要性。但这些新的皈依者现在改变风向已经太晚了。即使他们是真的被神灵所打动，此类举动也不会有预期的效果了。今天的群体抛弃了信仰和神灵。无论是神界还是人间，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群体这个浪子回头了。

科学还没有破产，科学也从来没有陷入过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中产生的新势力也不是由它造成的。科学通过我们可以掌握的知识，许诺我们真理，而它却从来没有许诺过我们和平或者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漠不关心，对我们的抱

怨不闻不问。我们设法和科学一起生活却总是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找回被科学摧毁的幻觉。

在所有国家中呈现出的普遍现象是：群体势力正在迅速壮大，而我们总是一厢情愿的以为它过不了多久就会消亡，事实恰恰相反。无论命运如何，我们都必须接受群体这个新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辞，都是徒劳无益的。群体势力的出现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它也许最终还是会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然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所经历的必然阶段，仅靠我们的力量可以阻止这个进程吗？

群体只有以强大的破坏力，才能解体衰老的文明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从来都是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则永远是渴望回到野蛮阶段。而有着复杂的规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理性状态的文明，从来都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所以，群体仅靠自己是不可能走向文明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根基开始腐烂，彻底摧毁它的肯定是群众。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刻，群体的任务才是清晰明确的，那就是摧毁文明。

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那么，我们的文明也有同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出准确的回答。

不管情况会怎样，我们注定要屈从于群体的力量。因为群体总是眼光短浅的，而且有能力把所有限制它的规矩一一清除。

社会对群体心理学普遍无知

对于即将成为热门话题的群体知识，我们知之甚少；即使是专业心理学研究者也对它们视而不见，因而当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到这个方向时，才会认为能够进行研究的也只有犯罪群体而已。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遇到英勇无畏的英雄群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群体。群体犯罪只是群体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了解他们的精神领域，就像我们不能通过描述一个人的罪行来了解一个人一样。

立法者和政治家更需要研究群体

然而事实上，世上一切的伟人、一切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甚至是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称得上是心理学家。因为他们本能上就对群体特征很有

了解，也正是因为对群体特征的了解，才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拿破仑对他所治理的国家群众的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与此同时，他对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却知之甚少。正是因为这种无知，才使得他在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时，遭遇了致命的冲击，这就注定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灭亡。如今，对于那些不想再统治群体、只求不过分受群体支配的政治家来说（当然现在已相当困难），学习再多的群体心理学知识也不过分，这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堡垒。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了一定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法律和制度对群体的作用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才能真正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在坚持己见上是多么的无能。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纯粹的平等理论，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印象深刻、为之所动的东西。譬如说，一个打算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可以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当然不会。事实上，在群众眼里，也许最不公平的才是最好的。越是模糊、越是不清晰、越是负担小的，才越容易被接受。因此，不管间接税有多高，它总是能被群体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税金，不会干扰群体的习惯，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而如果政府用工资或其他一切收入的比例税制代替这种办法，即一次性让群体付出一大笔钱，就算这种新税制在理论上比其他方式缴纳的税额少很多，也会引起群体的抗议。事实就是，一笔数目较多的钱会刺激人们的想象力，而感觉不到

的零星税金就好像没有一样，群体从无觉察，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经济手段就考虑得十分长远，而乱作一团的群众是永远无法想到这一点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很容易理解它。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也深知其中的奥秘，然而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却对群体的特点一无所知，甚是没有掌握的能力。所以直到如今，再多的经验也没有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人类从来都不是按照纯粹的理性思维而采取行动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实际用途。掌握了这门科学，你就可以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做出最为真切的判断；而脱离这门学问，这些历史现象对你而言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在本书中我将有机会证明：即使是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丹纳^①，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也不够完美，那是因为他从未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研究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时，丹纳使用的是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而自然科学家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里几乎不存在道德的因素。道德是构成了历史真正主脉的第一要素，丹纳的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所以说，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群体心理学是很值得研究的。即使是完全出于好奇，也值得我们对它花费精力。破译人们行为的动机，就像探究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

① 19世纪法国思想家，巴黎政治学院的奠基人

趣。我们对群体特征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概括，是对我们调查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议性的观点之外，读者不必对它抱有太多的期望，未来的研究者会为它打下更完备的基础。我们今天的工作，只是触及了一片几乎从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